

南潯志卷四十七

里人周慶雲纂

集文二

答董尚書潯陽書

祿宏

心本不生緣合而生心本不死緣散而死似有生死原無去來於斯會得生順死安常寂常照如或未能便當全身放下密密持念一句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假使諸緣未盡壽命未終倍應念佛有大利益古云念佛法門此是金仙氏之長生也

高峰大師語錄序

前人

始予乍閱內典得經論并古今雜著共數帖中有大師語驚喜信受如闇逢炬至於今猶然蓋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一

師者真似純鋼鑄就一回轉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踴躍淬礪忘倦雖悟處深玄不敢以凡臆窺測而但覺其直截根原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偉哉堂堂乎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尙尠快快於胸中者三十年乃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而蓮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謂予旋轉萬流指歸淨土奈何復殷勤稱讚是編意者念阿彌陀佛不及看萬法歸一耶遂洵洵搖動嗟乎但了念佛是誰不必問一歸何處茲有人焉知生我是父又自疑身從何來聞者甯不絕倒古尊宿云如人涉遠又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諸仁者方便多門歸元路一願勿以狐疑玩愒歲時便應直往疾趨爲到家計既到家已千丈巖七寶池有智主人二

俱不受

答舒大司空

代

董嗣成

鄙人蓋嘗歷觀近時數十年以來同藉並進而勲業之偉爵位之隆莫有如貴榜者鼎甲三公俱登樞鉉而申王兩公又先後相繼柄國此外如心穀本菴諸君子暨我公又皆濟濟休休駢肩比翼以聞望豐猷顯著當世薦登八座輔翌熙朝而鄙人謬以朽質腐儒俱幸忝交知之後豈不愉快哉至如我公則生平敷歷中外尤最久駿烈偉功在人耳目者尤最著而鄙人之辱愛厚也尤最深竊籌當今之事至難料理無如邊計及河務者然而疆圉烽燧尊俎折衝人力尙可與及若黃河則上關天運下係地脈發之一綫而潰決至千百里機在瞬息而究竟在億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

萬生靈之命大略天制其八而人制其二故自漢以來河患不絕而未有能得其要領者我公自受事以後又適遭其艱排甲乙之議躬胼胝之勤南衛陵寢中通餉道北以灌輸神京此其勞績不敢遠引本朝陳平江周文襄不得方軌矣今日之正位司空猶然均勞逸思股肱之義恐未足以酬德而懋賞也鄙人德旣涼薄運復屯遭當犬馬垂暮之年而忽遭虎狼搏噬之毒鼎沸雲擾瓦土崩城史冊所未聞古今所未睹者蒙垢忍恥不卽溘先朝露然餘息僅存百疢並集入春以來益復增劇忽忽如寄奄奄欲絕矣故於知己之側曠焉聞問而鼎翰儼然遠存稱其葆頤美其識鑒譽其後裔之有進也豈不過情而難任耶令衰朽之人愈增一番汗愧愈損一分福量矣然吳太子聞枚

叔教之而霍然曹公讀陳琳之檄而病愈鄙人正在苦海一接
瑤華如聆警欬千里相對又不覺其踴躍耳委頓之次神魂恹
恍不能捉筆臨啟口授代謝倘旦夕尙延容圖帑佈積緒雲霄
日遠披對難期臨楮哽塞

上申相公壽小啟

前人

恭維中秋之令欣逢上壽之期玉露澄空金天際曉功成鼎鉉
昔曾扶日御而駕六龍身退林泉今見擁雲輶而遊五岳躡罡
風乘神炁何羨從赤松之留侯飲沆瀣餐醍醐不數披白衣之
李鄴芝蘭遶砌萊衣與宮錦紛飛珠玉盈堂孫獻共鈞天僊響
正所謂仰歲星於天上而移洞府於人間者也嗣成誼忝葭莩
恩沾桃李瞻馳霄漢徒勤鵲怵之私跼伏土苴難效兕觥之祝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

敬勒蕪啟代致封詞不腆芹曝之私仰頌岡陵之慶

上李中丞啟

按汪志作上
劉座師啟譌

前人

門生行能無足比數遵奉渠誨惟潔已好修一念不敢少渝此
老師之所洞鑒也卽大父家食以後亦遑遑德施是務何敢開
罪鄉閭其間一一家奴不諳世事間一有之然豈有不赦之辟
至于廷論耶老師洽湖明於日月公於覆載威於雷霆至今士
民畏愛如一日脫有不法豈能逃於明鏡懸衡之下而一旦忽
然暴發不可復止此其故可知已方難之初起門生以爲毀家
可以紓難散財可以得民不難捐貲破產冀與解紛當此之時
爲有司者稍知時變稍有定衡事可不煩指顧而奈之何其暗
而怯也以膏救火以羶驅螳亂之息也何時之有逮至冠裳夷

於奴隸豺狼徧於原野白刃交於街衢而徐徐焉思解散之已
蔑濟矣宇宙之間誠無此變亂誠無此紀法若夫聖天子震怒
下不測之威則滔滔若水不知化爲何物矣門生自遭時變惟
束手悔過田產任其割據廬舍任其劫略未嘗敢一與相抗蒙
謗受辱吞恨飲泣京邸交遊亦未嘗敢出一言以自剖雪范氏
之事乃聖明之獨斷朝堂之公論亦天地間物極必反之理而
忌口仇家必欲嫁禍於默然靜坐待命之人此尤冤之冤者也
家祖旣已垂絕門生已成死灰室家亦成破甑何能再圖自完
所可恨者堯舜清明盛時而是非不辨寸心不白皦日之下魍
魎公行則何能默默而已耶門生知疎闊日久茲端申候問不
宜輒訴私衷然人窮呼天疾痛呼父母門生可謂窮且痛矣不
頓不備

上陳相公書

前人

不肖成菰蘆中豎儒惠徼先大父與先文端公有昆弟之誼而
先人與閣下復締肝膽之交么膺小子因得侍末席而聆緒論
焉先大父存日每提不肖成而庭訓之談海寓豪杰則未嘗不
首閣下敘生平交知則亦未嘗不首閣下迨先人啣王命有事
於文端公之原不憚萬里遠涉以赴巨卿素車白馬之約而不
幸中道蒙霧露以死而閣下獨心察而憐之時時不忘於詞色
間於是先大父益欽閣下汪度盛心非今人中所有矣曩歲成

濫選南宮時僅得伏謁戟門會閣下方有校士之役不敢亟見
亡何而狂戇護戾放逐歸田而閣下復拜宣麻之命歷泰堦之
先秉鈞當軸調鼎宰衡海內之士歸之如雲望之如日而草萊
田峻益不敢輕溷典記爲掃門之魏上書之韓矣所以家受摧
殘身甘戮辱而至今未嘗敢奮臆哀鳴捫心陳乞稍愬一字于
袞烏之傍者正恐以形跡冒干求也然竊伏而思之不因物爲
榮枯者大造之仁也不以情爲妍醜者明鏡之照也不肖成自
束髮讀書金閨通籍無時不兢兢以行義自厲褫職以後益屏
跡杜門惟日討先人未竟之緒而經畫之不意閭左少年憑陵
城社爭相魚肉而有司不察以區區善念竟成大禍成一人不
足惜謂國法何此成所以抱沒身之冤而終不能以自白者也

今言之則似涉於過訐不言則已獨泯泯而爲博名高者所螫
毒死亦不瞑且先大父位至正卿身事先帝未有顯惡大罪至
干憲辟而無端被讎隳其世業破其室廬使不得戴毛髮以立
天地垂白皓首飲恨吞聲自歸地下豈不痛哉兩月之間祖旣
背棄弟復夭亡骨肉伶俜親知掉臂煢然孤寡舉目成悲不於
閣下是愬而誰愬也夫郈成與右宰未聞有夙昔之驩以片言
之合而成分宅之義托者不負受者不慚生死之際古人重之
乃爾矧先人忝再世之契於閣下者而能無一引手耶廢棄之
人不宜輒以書詞唐突台墀顧身負極冤有知己如閣下者而
竟不一吐其私又似敢於自外者然成有深恧焉且先大父易
簣時曾以身後不朽事爲托沒不忍背敬以布其私棕至閣下

鼎鉉之業不敢頌以貢諛及區區狗馬之懷欲有所陳指以效芹曝者荒迷中亦未敢輒及倘閣下許而教之異日者尙圖以獻諸惟台慈鑒宥臨啟無任悚仄之至

皇明史概自序

朱國禎

皇明之史有刊行者有密纂未行者余不自揣妄有所輯福清公知狀數以爲問京師垂別且談且舉筆凡數百言相付曰以序促書此語妙絕書可促乎促之而其人之才力果足以副乎漫爲之卽草野鹵莽立一名疊幾卷亦足行世而史不可若是其幾也班孟最著不免雌黃才以代分文亦以代降禎何人斯敢爾措手稍從諸書中折衷去取庶幾附于整齊之義工未及半會有召用之命不無作輟意下茫然未幾卽歸歸之兩年風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六

鶴驚心不復置念又次年福清捐館前言若爲之兆心傷甚良友難負舊緒可尋復自塵中取出略加簡點自念三長非任更有三短昔之名家非父子代嬗卽朋友取資先君子窮經賈志以歿余幸爲此官希成此事踽踽無徒孤鳴之掌不揚半井之窺甚局一也陳鄭雷薛卓卓名家餘都爛然彼此互見良工分之各有獨至拙手合之未見天然二也兩漢而下唐之駁雜宋之陵夷尙不勝書天開我明二祖之締造列聖之範圍中間名世應運綢繆粉飾視唐宋何啻百倍家乘野記充棟面牆三也三短之中復有三厄一多病一善忘一習懶而所幸家居最久閒日頗長姑取以遊焉息焉先後三十餘年不覺積已數百卷矣零掇之如聚沙然自粒而升而石而垤非不勤且多也終不

可以築室有妄人于此將從事焉其九仞而高乎抑半版而廢乎兩戰于中殊不自主庚午十一月痰蹶幾死時年已七十有四念歲不與我福清之訂忽見夢寐且稍稍在人口角莫若因而實之卽以臨別舊稿弁之不復他求嗟嗟自愧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之梓人國朝原無野史之禁忝備翰苑參黃扉窺金匱石室之藏自是職掌特以未嘗奉旨不敢進呈題曰史概以別于全上不能繪天次不能華國又次不能膾口半世精神一生事業可謂云爾也已矣

均田定役揭帖

前人

揭爲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鄉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阜門廚之類悉僉鄉民應役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七

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尙鵬首行條鞭法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宏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幼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且了事民雖憤鬱惛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興衰各異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無田

者有一半畝產而充至數分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僉解戶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如凡勢家之佃戶叢僕疏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產悉據膏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今番適當鼎新之會在
上者皆大賢大良禹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辨授枷惟圖正積賄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讐公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器具乘機脅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年來能保閭里間圖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窮理極之時大奮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爲民造命參酌優免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八

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弗以已成憚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乾坤無極豈不媲美龐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緒帖

前人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甲還甲兩言重以漏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貧譬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肴一碗之內斷不終日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正論難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從公存恤未爲不可而羣小

用事形影欺瞞主或加充僕盡幸免卽背畔驅逐之輩尙爾坐擁高資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顧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直到底下旣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旣多勢必累及親鄰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勢別無善策惟均田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於宦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旣定彼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尙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

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如一豈可行於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援以爲辭異曰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不慮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脈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駁宦戶貼銀一款

前人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論禎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貼最急官銀蒙縣主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束修最要緊無所恹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折

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合爲一人又當暇閒喜懽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帖門戶非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曰官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腳愈多弊不滋甚乎法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

人圖史文章亦彫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當差貢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災積德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當道主之禎決不敢聞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見止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吳興備志序

董斯張

志吳興者韋昭而下若而人僅談氏見明志曰九江勞氏曰婁浦氏而鄉先生唐氏書後見浦之以帝紀紀郡非古也其初爲表志粲矣大率病勞氏之蕪求以簡勝而刻削不中程使人咨嗟焉往古之蹟寢以微此寓公徐長谷氏掌故之所繇作也志金石山墟因乎談氏勞氏餘則仍其半而博取他傳記附益之其匠之獨者則土風水利雜攷之屬在唐志出較浦氏如秦變

周幾不可復識而間摺徐氏之什二漢沈瑜古遺孝也章華陳之又一泄冶也而不書堂邑令有誅顏尚書西亭有記錄循良也陸魯望賦蠶刺時也亦不書聞栗侯請志乎唐先生先生病矣無何竟不祿其門人茂才王某李某輒成書詭先生草以報或曰其序例先生手定草也或曰否侯屬先王父敘之王父遊先生之門懼失侯指不敢訟非唐氏書敘中第微言病不與聞云而郡之士大夫求故實者俞籍籍長谷氏書歲甲寅余始讀掌故甚偉之迺稍稍取史籍比勘其佚而未甄者不乏也已補之爲一家言得六卷會病書竟罷今天啟甲子相去十年有問居士疾者語及此書惜余不竟其業數責余黽勉將事百許日再得七卷家苦少書間有儲久已佚去又病不能就人借借鮮

應者閔子康侯氏聞而傷之遺予書曰夫神習乎近者其避古也若仇某及竝弢兄懷此舊矣足下不起而成此書足下起而成此書亦可與存古也卽須書某及子京弟人生生甫姪爲役迺出其藏書幾五百種示余又居恆齋中所讀書有關郡事者立書赫蹠相寄或雪夕扣關余輒起篝火寫之凡數月得十有六卷嗣張子殷子所借書亦皆至最後得叢錄一書則康侯及其兄竝弢氏舊所輯也讐余書芟其複復益三卷其白法志及藝文補別行復如干卷而余之補徐氏書始克成嗟乎世之盜稱賢達驕吝滿胸視成人尺寸之美如騶虞殺竊脂穀者豈少哉康侯其幾於晰無我者也書成名曰備志爲徵者二十有六以匡籍譌終之凡某事出某書某人出某書眉列其下人不敢

軒輊事不敢論贊以須夫志乎志者之采焉而已矣後之君子得是書爲唐氏徐氏翼且復乎婁浦氏表志之故煥乎其足述哉然則志如是不已繁乎志也者外史氏上之太史者志而史備志而志竝弢名光德康侯名元衢子京名元京人生生甫名自寅及申皆余同邑人

潯書序

董說

騶衍曰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夫九州之中有中國中國之中有雲雲之中有潯潯眇小哉鄉人董生年二十家甚貧不能裹千日糧徧足跡天下其性情憂愁又不能久鬱鬱困此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二

士也於是謀所以重大潯者凡生於斯長於斯讀書於斯得四十四人而集其文謂之潯書或曰董生狂甚異時高皇帝版圖海內戶口六千餘萬其以文章名後世不過宋濂等三四人大抵二千萬人一人也今以區區之潯一旦得四十四人積累之則縣可數百人又積累之則郡可數千人又積累之則中國可數十萬人伏羲以來未聞有數十萬人文士者也此董生之過也或曰愚甚當今謀一方曰禦盜曰賑饑董生旣病且憊勿能提干戈備儒將軍之數又貧未嘗推飯飯人解衣衣人飲食二十年矣無尺寸之功於潯獨時時馳騁談說高下百家爲萬緩不一急之章句之事此董生之過也董生聞之曰狂董生者知董生者不知潯者也愚董生者不知董生者也古蓋有里

社焉是役也不以古道重大潯而以文章此董生之過也

潯溪文獻序

潘爾夔

志者史之遺也天下郡國之有志也其原本於夏書之禹貢周禮之職方則志也而未始離乎經是故稽分野則馮相保章之掌故也攷山川則山經水注之所賅也紀科第仕宦而識人物之盛衰詳風俗食貨而驗政治之得失綱維名教節孝有書扶植頹風隱逸必錄旁訊藝苑如太史陳風之年泛列災祥如洪範五行之傳其爲書也義類勃窣淵海而壯風雲以視夫方言博物虞初洞冥諸編猥瑣夸誕大有逕庭矣潯溪茗東古鎮也自予盤桓曹溪過而喜之若習有潯者然泊歲在癸未一枝託足潯亦若習有予者遂稔其事蹟上下五百餘年間不難口數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三

而手繪因復喟然曰潯于今日駸駸乎盛矣平陂往復人事何常自茲以往天地無終窮潯之爲潯伊于何底夫滄海可以改觀而書記長垂不朽且予天涯人也孤雲野鶴安定去來昔王右軍守吳興登歐餘山酒酣顧謂賓僚曰百年之後誰知逸少與諸君昇此山乎因名其山曰昇卽今距潯而西將五十里橫亘道旁層巒縈紆者是夫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因稍爲蒐輯不匝歲詮次成帙以其體例近乎志也遂以名之雖無當于制作之林後此而踵事增華可也其或千載之下陵谷變遷憑此以慰寤歎可也客有譏予者曰志自一統下訖郡縣止耳爲闕里志者以人重也志鎮不幾僭乎且彈丸耳烏乎志予曰唯唯否否夫僭不自予昉也遠不具論近若同川震澤各有志矣

烏戍青鎮合爲志矣如云其細已甚無當一映則且與子哆騶
衍之談騁化人之目將蒼煙九點無異著面黑子極而至竺乾
氏之說華嚴藏世界淨土香水海則雖四大洲猶不啻滄溟一
漚也子又將何所志哉客啞然而笑脫稿竟并爲之序順治元
年甲申仲冬長至日松陵潘爾夔友龍氏題

同里延生社緣起

董漢策

里有社社有期會自搢紳先生下逮士庶皆得行之所以泱笑
言篤恩好甚便也吾里有異乎他方者則以改飲食宴樂之常
爲齋虔禮誦之事大抵習恭敬遠非僻惟以仁壽相期許名曰
延生有羲皇之思焉夫太古之世多壽循蜚肇紀人皆千歲降
是世愈下年益減於是大齊不過百年或復彫琢天真則短折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四

時有此無異故古人敦龐淳固而少嗜慾保和守眞與道相應
故往往永年晚近性溺澆浮沈淪聲色毀抉倫常動拂彞度天
奪靈爽忽瞻西崦理固然也吾聞在昔謚母授道于淨明日斗
中有孝悌王實主綱紀曾以大道付謚母蓋上天首重孝悌選
仙賜福以孝悌爲上品今之人不務孝悌而欲祈天永命亦難
矣哉同里主此集者可以悟矣論孝悌以立本養天真以頤生
更能欽奉星辰遠紹謚母淨明之教則天必報之以大年方且
小視延康龍漢如一瞬息循蜚春秋又何足云若乃藉此社集
爲沈酣狎昵資將見褻越召罪何福之可求敦倫安素以善始
終余不能無望于同里焉

滋蘭會約序

前人

士生當世未能行道于天下則當羅俊英廣教學相與明道于天下此余與二三子所以有滋蘭之訂也夫蘭稱國香爲王者瑞士稱國器爲天下寶與斯盟者可不自愛重焉諸子勉之矣尊經以爲徑博學以爲畹日浹所聞以爲春雨新所知以爲萌芽植性去邪以爲根枝禮以防躬以爲葉萼於是優而遊之旣灌溉之則怒生也勃焉昔人所云闕在芳谷登在清廟豈虛語耶諸子其勉之矣抑吾又聞之海隅有草焉曰猶似蘭而非蘭使近蘭則蘭焦矣可不懼乎諸子勉之爲學去其亂正者而已矣樹蘭去其似蘭者而已矣

采眞雅集題名記

前人

儒者得志於天下則聚天下之人才於有用之地其未得志也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五

則養天下之人才於無用之地故一出一處皆足重乎天下夫今天下猶古也古之天下欲治水火有禹益欲飭邦政有旦奭欲修軍令有管樂欲縱遊說有儀秦軫緩欲理藝文有劉班欲選撫牧有韓范然而山林巖岨之間抱奇隱淪之士棲情山谷未盡見用者代有其人或鬱塞磊落浸淫入二氏則黃冠櫛衣高自標榜甚至學爲癩殘塊然放廢者不少惟天下人才多故未必盡用卽用或不足盡其才其人復不肯小用以是坐堙抑以老未嘗棄世而世主棄之其下又無人教且養焉使學聖賢之道遂放言異服終不見用惜哉在古已然何況今日且士之稱爲見用于世者不過乘堅策肥毳衣肉食秉權御威薰灼中外而已矣得則以誇於人不得則搖尾而乞憐此所謂倖遇也

非所謂見用也所謂見用者器稱其任官衡其材道同則合不同則去故非其人則不能用我是其人我復能用世一屈一伸與時推遷龍蟄豹變莫知其端藏機無用大用出焉嗟乎吾未見其人也時值己午歲交吾鄉同人有采真雅集之訂率皆一時耆英凡半載一集每集擇勝地講道習禮或賦詩論文恣意所適與集者詳注半載以來心行課程面質當否時撫古今事辨得失既竣各雅歌投壺引觴酌月而散司集者題名其處閒居學道之暇各治一家如禮樂天官形勝之屬或習一藝如琴書射算之屬凡題名兼注所治及所習考進退也於斯時也流矚山水俯仰天地察飛潛之優遊極風雲之變態方且膏沐孔孟塵土金張古今一息滄溟一粟豈復計世將用我我將用世

哉然而懷苦節者必能建大功遺榮利者必能守道義豫教養者必能希聖賢今使朝焉夕焉幾數十年於茲不少衰則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任藝文豈必不如劉班任撫牧豈必不如韓范若管樂儀秦軫緩儒者固不屑道矣使治水火飭邦政雖不敢望禹益旦奭豈盡出其下哉夫今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又但見已用之用爲可貴而不知未用之用不可量也然則斯集也正所謂養天下之人才於無用之地者也昔者文中子設教河汾一時魁奇之士如房杜李魏皆出其門宋胡文定公倡鄉學立治事齋遊其門者歷官多治績之二子者善爲天下養士於無用之地明人倫豫聖功能使國家陰食其報而人莫知韓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以爲二子之功亦不在

契下也當今既有可養之人才何患無善養人才之二子與斯集者喜可知已學聖賢則可以用可以不用不學聖賢則不可用并不可不用學聖賢則散在四方亦聚不學聖賢則聚在朝廷亦散與斯集者又懼可知已是爲記

別駕吳季亭先生壽序

曹大斌

生辰爲壽非古也或者以爲侈雖然敬愛其人而稱願其壽若南山之詩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曷嘗不祝以壽況史傳所云爲壽者尤不少則生辰爲壽亦古人未起之禮耳何侈之有乃愚意有進焉敬愛其人而稱願其壽固已不更有稱願其壽而望以不朽之業者乎南潯者烏程之東鄙也僅一聚落而實扼蘇杭之吭夫湖州負太湖爲郡踞湖上流常州居上流之偏蘇州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七

承其下流在上流者所患溪不入湖在下流者所患湖不入江江不入海其勢當合不當分今制以湖州分府專司水利駐劄南潯殆有見于此乎蓋太湖東南巨浸吳淞係歸海之路吳淞淤則湖必泛溢下流上流均受其害攷嘉興松江地古僅蘇屬二縣與杭屬鹽官之少半今且建爲二大郡分縣十四五此非昔者澤藪之區耶吾恐下流多爲平陸如大小腸窒塞胃必滿溢豈能無害于咽喉故五代錢氏時立秀州立吳江而特設撩淺軍八千人治吳淞其慮蓋在此也苟徒喜田畝之多賦稅之豐而忽于上流下流通塞之故烏乎可愚謂必重司水利者之權而毋掣其肘將大有造于三吳也署別駕吳公來蒞茲士以文學飾吏治人疑公爲屈愚謂苟任公以水利而大布其猷則

不朽之業正在乎此二月二十九日爲公懸弧之辰大斌忝門
牆之列不敢以世俗頌言爲諛佞書此質于公幸進而教之豈
僅僅桑梓之憂哉

夏編修元配勅封孺人節烈姚氏事蹟 前 人

雍正二年秋八月十八日予友翰林院編修夏公諱開衡卒於
京師其賢配姚孺人扶櫬南還抵家殉節時冬十一月二十三
日相距九十七日云予驚聞走弔樂清先生語予曰子深知亡
兒旣辱狀其遺事兒婦今又以殉節死不忍使無傳也子其終
惠之予拱手對曰敬諾越數日先生手疏殉節始末來已而編
修叔弟秀才君又錄生平事畧見示予受而讀之憶昔與編修
遊熟聞孺人之賢今其大節如斯固知非一時慷慨者所得同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八

也謹案孺人姚氏祖仲璋父紳皆松陵耆儒母温生孺人未再
朞而歿有姑適莊氏憐而撫之五歲父娶後母韓十三歲莊氏
姑歿十四歲母韓歿遺四歲妹孺人視若同母父續娶輒死輒
娶者再厯事諸後母情性非一皆得其歡心而事父尤孝父故
貧以客授自給每節序父歸婉承顏色不使父知身是失母女
也族鄰共憫其早喪母旣而庭幃無間言嘖嘖曰是善爲人女
當無不善爲人婦者二十三歲歸編修姑吳太孺人前歿已十
年而孺人父亦以是年歿孺人以事父者事舅自傷不逮事姑
以念母者念姑於庶姑亦莫不順與編修相莊如賓編修再上
遂成進士服官京師而孺人留家撫子女庚子冬子患痘殤孺
人痛絕私計夫子羈孤邸舍中饋乏主年逾三十似續忽虛自

顧多愁善病須聘副室以衍繼嗣十指拮据猝難辦此逡巡久之今春伯氏進士君回籍揀選復與計偕孺人因竭蹶置妾提攜弱女伯氏護與偕行溽暑炎蒸輿馬震撼女至寓一日而死孺人亦積勞慘戚抱疴牀第甫痊而編修疾作矣荏苒五旬百藥罔效籲天請代血淚暗揮逮編修瀕死屢顧孺人哽咽孺人泣曰君無子果有不諱吾誓不獨生編修頷之而逝孺人勺水不沾泣聲斷續大殮後伏牀不能起間日強起閉戶投繯家人抉窗而入解懸救甦孺人叱曰汝輩不知大義愛我實害我多此起倒是時驚聞遐邇編修之師友咸來問慰或曰扶櫬任重盍姑緩死孺人瞿然曰吾過矣吾死本無庸稍待但遽死旅次伯氏喪費更難或反淹滯夫子靈輻奈何因勉圖歸計發櫬而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十九

南嫡媵相依呼號悽切舟之交錯行者羣謂杞梁妻再見也過淮南以衣飾質錢市白綾手縫成命婦服至姑蘇買命婦冠帶擬送棺至墓畢命清流無何停棺蕭寺念非死所隱忍返故廬拜舅訣別曰新婦夫亡無子祇欠一死耳舅泣諭曰爾以無子矢死從夫我命叔子爲爾子爾可無死答曰叔子爲子誠善然長養成立惟叔是賴未亡人何能爲舅復曰爾平日善事我今吾兒死爾又就死不顧老人慘況耶復答曰新婦死舅慘在一時新婦不死舅睹婦思子慘將無極儻舅膝下無伯叔姒娣新婦方代子職亦何敢死今膝下不患無人願舅以義斷恩新婦得速死爲幸家人欲勸止者莫能置喙第用意密防孺人俟眾寢復自經旋爲僕婦所覺抱持解救次早乘靈筵朝奠左右不

在戒妾趙氏毋洩語遂縊死輾轉東向而瞑殆以編修停館處在所居東隅故耶昔張中丞守義就戮陽陽如平常文信國服腦子不死絕食八日不死卒從容就義燕市此皆烈丈夫事也孺人以一女子能之豈不偉哉秀才君謂予曰嫂故溫柔婉淑人也湫隘之宅言笑不聞於戶外姒娣弟妹初不見其忿容愠色接鄰嫗御婢獲亦藹藹怡怡而大義所關志堅金石如此非凡所測也予曰居常則溫柔婉淑純乎坤道及所天隕墜以死相從孺人直行所無事其死志決於編修屬纊時矣聞其三月餘未曾一飯間進糜粥而膚貌不形瘠瘁豈非其素定哉故予於殉節始末詞繁不殺者所以表孺人之意也儉夫村豎有以孺人之死爲過者君子亦鑒其志而已夫死無子決死殉夫尙奚議焉至如父遺命以田代奩資後不以歸貧窶中未嘗齒及族鄰有急每脫簪珥以周之此猶其小者不具論論其大者足爲內外兩家門戶光誠善爲人女善爲人婦者矣史官傳列女者能無有取於斯文

志館採訪啟

無名氏

南潯一鎮昔爲縣治今屬名區人物芳規自宋以來鬱然相望至於我朝教澤涵濡白衣冠文物以至閨媛瘦著英聲家傳苦節尤爲彪炳餘如古蹟邱墓憑弔徘徊猶堪指數若不急勒一書垂之久遠恐世遠年遙漸至湮沒孝子無所表章名流莫可稽核非所以昭文獻發潛德也且比鄰烏鎮久有烏青文獻播厥芳徽豈可使潯溪大鎮紀載蔑焉貽譏孤陋矧今官設別駕

轉運鹽漕鬱然重鎮更宜宣著表揚以覘風土某等是用各醮
修金敦請宿儒名彥擇於某月某日延處御書閣開館編纂凡
名宦鄉賢科第貢舉徵辟封贈隱逸名德文苑忠孝廉節貞烈
義俠以及緇黃方外有道能文者或係前代或在本朝或屬流
寓或在閨閣悉載簡編以垂不朽至於古蹟橋梁水利墳墓寺
觀祠宇殘碑斷碣詩古文詞俱蒐羅記載用資察識其界限東
至極樂庵西至九里橋南至輯里北至北迴橋凡在四至之中
有宜載入文獻者開明事實送至館中訪之輿論僉同卽當登
載其有嘉言懿訓家刻私抄以及詩文書籍有關潯鎮者或行
暫借或爲摘錄統祈寄送廣資參攷事關垂遠均望同心此啟

乾隆十四年八月

汪志按文中昔
爲縣治句譌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一

南潯文獻志序

張鴻寯

國有史省郡邑有志潯地彈丸而有文獻亦志例也凡以昭往
示來俾稽古者一展卷而千百載之興廢汗隆瞭如指掌豈細
故哉夫修史者必約而賅核而詳深而不晦質而有章嫉惡而
不諱褒美而不浮此良史也而志之所貴亦如之夫志一方之
事使襲訛而不察其非承舛而不易其弊或失之華或失之冒
皆非所以備攷鏡而垂鑒戒也南潯志自國初潘君纂著夏君
光遠陳君可升莊君學德相繼編輯分門別類體例略具顧其
間遺漏尙多未臻美備嗚呼道旁築舍人莫不姍之余有志已
有年矣而蠡測管窺淺淺自慙雖生長于潯安能備悉潯事哉
敢望諸君子旁搜博採精校去留踵其事而廣大之永爲潯鎮

之信史與烏青志並傳則厚幸矣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孟夏里人張鴻寯醴源氏撰

南潯文獻志序

方熊

距予家三里而近日潯溪少而遊焉長而足之所歷殆徧其風土習俗固熟悉已不特此也時而閒居晚望見東南煙縷縷起與雲霧相雜諦聽之則熙攘之聲盈耳竊私心養養然以爲是不啻澧鎬鄆杜間也當大有可記者且嘗與里中父老絮談潯上往事指而目之曰自前明迄今冠蓋者若而人嘉遯者若而人操著述而擅風騷者若而人心又養養然欲舉而筆之于書爲潯上佳話無如潯偏隅也無典籍引稽其得之傳聞無證者什之七卽散之稗官而未可信者什之三地於吳興最稱佳麗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二

不幸而數百年文獻無徵良可一慨戊寅冬於漆園莊子案頭見吳江潘友龍先生南潯志稿本不禁發狂高叫實獲我心讀之頗得志家體例惜其中猶有不醅不備之憾爰取原本復採摭舊聞旁搜說部仍據門類增之削之更與同志細爲商榷顧其間事跡紛翻記錄缺畧而金石碑碣率多漫漶文之雅馴者寥寥不可多得端居窮巷無能遠爲蒐羅或失之挂漏或失之繁蕪祇從耳聞目見隨得隨錄存其所可信祛其所可疑漸積草創取精不多未足爲潘本踵事增華而志云乎哉抑又思之海上三神山非不縹緲靈幻駭矚動心但滄波眼底一瀉泓汨而雲煙倏崩屑大約蜃蛟之氣蓬萊方壺結撰空中曷若曲溪卑阜蝸舍麇籬桃花在水犬吠山坳雖小景不多而閱歷所經

皆爲實境卽遙青一抹隱隱天邊矣固知東京夢華不若咸淳志臨安之爲親切也則夫以里人志里事聊以備掌故可也語云不賢者識其小者不其然哉不其然哉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中秋裘莊方熊飛崖氏題于帶湖草堂

重修南潯鎮志序

方 燾

家孟飛崖偶得松陵潘友龍先生所著南潯志初定稿本讀之病其未甚詳贍且抄錄多差誤欲校正而增廣之以成一方之敦史顧寒家插架不多鮮所引證株守村墅襄事無人一人耳目未能周及雖稍加刪潤自憾有漏略之失思協同志漸次蒐羅務期於完美而止旋以病阻藥裏關心未遑泚筆厥後病卒不起齋志以歿回憶兄病劇時舉生平所積筆墨倒篋畀予茲南潯志

其一也雖殘息奄奄猶以不克成此書爲恨屬予續成因承兄志不敢任又不敢諉不揣譎劣勉詮次之而漏略之失仍不免焉俟博雅君子旁羅曲撫竅啟未逮繡諸梓以期垂久云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秋七月裘莊村農方燾識

南潯鎮志序

董肇鏜

邱文莊公云世有千載不刊之書而無百年不修之志此言郡邑志也而一隅之志則當路不及纂修而山林筆記往往嗤爲好事焉然生於斯長於斯則徵文考獻其蒐羅較詳其採擇甚確所以前人修郡邑志者卽殘編斷簡亦皆採擇何異野史之得參正史乎潯水左右不獨震澤同川各輯一志矣他如前賢沈平之志烏青龐太元之志菱湖凌桂萼之志雙林藝苑流傳

非徒一鄉一里之幸也潯志始自潘友龍先生疊經夏公樂清陳君補亭張君醴源先後增訂頗覺踵事增華第書無定本未經校刻且迄今垂三十年復多缺略不揣譎陋每就所見所知者據實補錄之然學殖舛鄙不敢出以示人乙巳夏方子淞洋過訪索閱至冬復攜其昆季增訂之本出以示予雜誦之餘尤覺詳贍爰參核舊笥遺者補之疑者闕之彙錄一編仍質諸方子互相釐定庶備一鄉之掌故云爾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春三月董肇鏗梅圃氏謹識

書朱文肅自書行略後

張鑑

明季潯上諸鄉先生人品以平涵朱文肅公爲居首文肅旣刻湧幢小品其序張差事云坐以風顛而止浙人皆以爲別調矣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四

同鄉御史李蕃因參論之遂引疾去此天啟四年十一月事也魏璫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較諸去相恩禮獨優貴池吳次尾曾書其事於剝復錄中由是宵小害之其爲盜柄東林夥云南司業朱某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湧幢小品伏挺擊紅丸二案得大拜而東林同志錄首列政府六人亦附於葉向高劉一燝韓爌吳道南孫承宗五人未至點將錄則直指爲地伏星金眼彪施恩伏之一字卽用盜柄東林夥語亦可笑也其實文肅立朝不久今自序直閣僅九月建白固少其居心純白要不可與僉壬同日語視同時沈文定兄弟遠矣文定旣結客光先以通奉聖弟初與兄忤乃翻刻三朝要典復借兄以媚奄而得司寇爲人發覺璫亦惡之始罷然則與

文肅相較其薰蕕奚待智者決哉庚寅九月

眠琴山館藏書目序

前人

書之聚散古人以比雲煙過眼本無足異然聚之速散之尤速未有過我友疎雨者此可慨也疎雨長余十歲與余同遊魚計先生之門晨夕其筆硯分題角韻靡有寧晷疎雨雄於資而多家累年未三十卽棄舉業遠遊楚余後雖課誦其家積十餘載之久然疎雨歸與遊嘗以五年爲率歸則吟詠必多且工詩格旣適上造詣益深或與談杭州谷林堂趙氏暨揚州玲瓏山館馬氏諸昆之耽書好客也未嘗不神往焉乾隆壬子癸丑間疎雨旣以藏書自任吾湖固多賈客織里一鄉居者皆以傭書爲業出則扁舟孤櫂舉凡平江遠近數百里之間簡籍不脛而走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五

蓋自元時至今幾四百載上至都門下迨海舶苟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蹟緣沿而購取之故吳門萃古齋旣名聞當宁而下此如竹垞經義攷所云坊朋賈友亦不可枚數疎雨旣好書而余又適館其家其家堂構閒曠每秋夏之交設長筵廣坐名花異卉駢列左右主人命門者延若屬呼僦嘯侶至卽十餘輩余課經之暇亦相與商榷是非書旣山積眞贗參半鑒別不易其時同人之與疎雨洽縞紵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嗜山間亦過從或有所得傳觀以爲賞析自此疎雨之書固已不啻數萬卷矣如是者有年余以召試附公車北上疎雨以購書爲屬明年余被放南還知所藏益不止至之次日走謁其庭則錢宮詹竹汀方挈其婿瞿木夫來訪蓋宮詹耳其名因修志長興

而過閱其藏是日徧檢羣籍余亦與之同飯備聞宮詹論舊槧陶淵明集及吳氏吹豳錄皆娓娓可聽及暮宮詹歸權復假中興禦侮錄及皇元聖武親征錄等書以去由是東南貯藏之家與汲古之士如錢塘何夢華嘉興鮑淥飲接踵而至所得之書益精且美其時又適值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讐校精本散出四方於是疎雨所收之富又越從前數倍余自因衣食奔走既允儀徵阮中丞之招頗不能久留盡發其藏而讀之出門之日疎雨復申前屬至今目錄中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卽余轉託夢華鈔自進呈副墨者也余至武林節院天子方右文稽古凡浙撫所進文瀾閣未見之本於大內築宛委之庫以度諸其所經進余悉預編校之役方謂從此可以飫疎雨之嗜好而滿

其求必有足以裨益貯藏何圖癸亥之秋一病長臥遽得著明凶問耶疎雨既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熒惑舉十餘萬卷之書一旦畀之他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自古圖書庀多經劫火亡未聞豪賈奪舉作債家償洵實事也猶記阮中丞搜羅時因夢華之請將置寫官於其家余恐其以孀母孤兒或竟投諸水火方謀兩全之策不謂其飄風好鳥變幻若此之甚斯可歎矣昔曹秋岳爲絳雲樓藏書目序歷數虞山賞鑒之精至割裂名人文集以供伯喈修史之助黃梨洲作天一閣藏書記歷序吳孟舉黃葉山莊買書之事自失衛湜禮記集說至與夫已氏終身相詬病然則收貯之富在當日人或未必盡知及其散亡人轉得按圖以索其駿大抵然歟今年余病肺倦遊

將求數武之園築室讀書以肆我志過白舫齋頭則所藏舊目與佔估帳籍宛如昨日痛盛遊之難再悼勝賞之莫償失今不治并有與此目同歸漸滅者因破十日之功與白舫秋琴嗜山訪其大略編爲一目無濫無欺知其中實有足以備金匱石室之講求啟陳農苗發之夢想者豈第王涇大唐郊祀一錄同於煙銷灰燼屈指其間不過二十餘載世故之難問已如此之速可勝悼哉此書之失不特吾人同社眼福之薄卽謂吳興山水精英不能蘊此奇觀以供後來之抉摘奚不可也疏雨姓劉氏名桐援例授州司馬眠琴山館其所居東廂藏書之地

漏霜和尚茗帚圖跋

前人

高士董若雨先生名說爲鑑曾祖母之大父以明季諸生隱於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七

禪曰南潛曰漏霜曰寶雲皆鼎革後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易象天步皆造深邃當順治初載南嶽和尚退翁法嗣徧天下而其中之賢且著者莫如正志大瓠兩首坐正志居華山卽前大學士熊嘉魚開元而大瓠者乃宣城故監司沈壽嶽之子名麟生其後居姚江者也一時志節之士有託而逃率以輿化退翁爲依皈辛卯之難寺中星散先生獨負篋杖策入山以從由是東南名宿益高其行遂繼熊沈兩公鼎立而三蓋自甲申乙酉之後大江以南世家子弟如崑山顧咸正兄弟長洲文震亨父子餘姚孫碩膚烏程溫寶忠其大節昭著炳若日星外此則無錫張雲巖有譽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染衣處晦抱節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然則先生之於宗

伯亦可謂不墜烏衣馬糞故家喬木者矣此圖殆作於雙樹拂衣之始去堯峰退院時尚遠觀其題句有抑塞無聊不可思議之概而精采炯碎眉稜黝墨此非得其神髓者不能也憶鑑於十二三歲時先生曾孫有金銘氏者與鑑之大父爲中表弟兄每當歲首元辰率董氏羣從慶拜於高暉堂之後閣見所縣海山呂氏畫漏霜聽雨圖面目略似金銘而實與是圖無異惟兩顴以下微殺蓋又後於是圖數歲古人言一族之中三四傳後子孫必一人酷肖其祖宗之容貌者觀於此而益信矣今聽雨圖已別屬余曾跋其尾而惋惜之是卷幸仍歸董氏此皆吾潯遺文墜簡不獨增光志乘已也名華妙寶其什襲又當何如耶嘉慶庚辰十月病起將暫遊廣陵恩恩書記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八

若雨先生畫像記

前人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頹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聽不勝浮沉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琴館鑑嘗揖主人而告之曰此里中高士也蓋善弈之翌日秋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稿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哭龕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

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於後先生棄世故後事多不見稱於人惟全謝山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著其大略其著錄之書甚多茲不具述退翁姓李氏名宏緒揚之興化人乙丑八月

張閒鶴畫蘭跋

前人

湖志載閒鶴性簡曠嗜飲少進輒醉醉輒畫蘭勃勃出生氣友人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因額其居曰蘭室所記與墨香居畫識不殊惟璜作黃蘭堂作蘭室異爾然志有閒鶴詩鈔不曰夕佳樓詩鈔余嘗爲同里吳氏作所藏法若眞等畫秋江圖跋一時遺老題詠如董若雨倪伯屏黃九煙呂石山張爾就閔雪簑不能悉數至閒鶴則云辛亥三月七日十峯樵張道岸時年已四百二十甲子矣潯上夕佳樓奉贈秋江道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二十九

兄楊子凌雲氣超然不可疎清風融物累眞宰入黃初木落山容見波平帆影徐坦懷歌爾汝靜對若憑虛夕佳樓吾潯旣莫知其處而詩鈔世亦尠見至辛卯爲康熙十年上推甲子閒鶴生萬厯三十年詩錄言其曾爲諸生蓋已七十歲矣詩似夏古丹魏雪竇畫亦神似宛山樵洵足寶也道光壬寅秋潯上張鑑識時年亦四百五十甲子矣

范白舫潯溪紀事詩序

前人

南潯一聚落耳名不載於地志自宋人小說昉之逮元戴表元乃著之於詩至正重修南潯城碑遂有鎮儒學之設而文獻闕焉不可謂非鄉土之羞也鑑自少病潘氏舊志體例之妄紀分野表科目幾同優孟衣冠虎賁言笑思與二三友朋改作之則

吾白舫實有同志當是時里中故交劉疎雨方爲聚書之舉余適館於其家白舫朝夕過從兩人者常左右焉披檢叢殘上下議論余牽率舉業或得一編值有關溇事者輒怦怦爲之心動白舫則直刺取其所得以歸己各奔走衣食眠琴山館藏書十餘萬卷旋亦煙沈星散泊余歸家已杳不可復問白舫橐其稿行萬里攬犍爲山川之大且遠客十餘年比還漢陽乃先梓其成書寄余洋洋灑灑益見其腹笥之富明年東還復出此屬序讀之則昔人一言一行遺聞佚事靡不畢具不特潘書從此可廢卽十餘萬卷不啻如在目前緬懷往昔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者昔竹垞在潞河憶故鄉土風成鴛湖棹歌百首人但驚其博洽不知其初亦欲撰禾錄而未果余猶及見其手校嘉興府

南溇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

志丹黃爛然以不復得張元成書爲憾則讀白舫是詩當無以異也如比諸夢得竹枝鐵崖樂府抑未矣若夫體製之巨文辭之工淵明懷南村舊居子美弔西川古蹟有全集在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亦姑自其近者始之則此詩非余序而誰序之用不敢辭書以諗讀是卷者乙未閏六月

書處士董孔彰逸事

前 人

董處士孔彰名嘉言鑑曾祖母之姪也世居溇之豐草庵父士驥祖未曾祖說皆以博洽工詩爲遺佚以歿詳董氏詩萃處士自少嗜學不習舉業不喜著述間爲小詩亦不存稿日鈔書自娛生平所寫古書不下數千卷與歸安茅茂才星來善茅精注疏之學有疑義輒往叩處士處士誦其詞琅琅如夙習覆按之

不遺一字茅亦自以爲弗若也鑑童子時家有處士所鈔吳興藝文補高五六寸許格密行疎精整可愛旣而爲中表兄弟取去後又於他處見別冊與此無異詢之董氏散佚久矣夫世所稱學者目不識九經難字挾兔園冊以取科名者不知凡幾求其積學好古雪鈔露纂如處士萬不一得而處士竟湮沒不傳此可歎也以是書此以著之星來號鈍叟通三禮爲方望溪王牆東所推許

羨銀定價議

沈登瀛

爲賦稅暗加仰祈定價以甦民困事竊考府志田賦烏程之田每畝徵地漕截折銀一錢四分七釐零非特比之歸安長興德清爲多卽蘇松漕糧甲天下而條銀猶不及烏程此先儒鄭元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一

慶所以有重賦考之作也顧民之病不患其數之多而患其數之無定遠時不論嘉慶二十年間每銀一錢合制錢百八十文左右今則二百八十有零矣曰銀價日增也然嘉慶時櫃價百八十市價百二十是羨餘六十爲加五費今櫃價二百八十市價百六十是羨餘百二十爲加七半費不過二十餘年之間正價增四之一費增以倍有增無減再幾十年不可復問矣夫國用不足而行加賦亦有定制今國無分毫之增而民受暗加之累豈非歸于州縣之私橐吏胥之蠹飽也哉古者聚斂之臣損下以益上猶不可有況剝下以肥己病民卽所以病國其害何可勝言然則非定價不可顧定價而市價有低昂價低則病在民價昂則病在官惟額徵之銀仍隨市價羨餘之銀定以錢數

永不加增約以嘉慶時六十文爲準每銀一錢外費六十今市價錢百六十文合爲二百二十文將來市價有增減則百六十者隨之增減而六十文仍舊也夫漕糧耗費較重不過加二半今有加四之費亦至矣極矣如此公私兩便民困稍甦否則價日增而欠日積亦何益哉今治下呈控者紛紛然皆不審上下之情而爲一偏之見將何折衷故敢私議之如此湖州府學附學生員沈登瀛謹議

汪曰楨按賦稅之法欲禁貪吏不得侵漁必先使廉吏不致虧累倘立法之始專爲民計不爲官計則異日必藉口虧累妄有紛更且勢必變本加厲而民將益困非可久之道也沈氏此議可謂能審上下之情而斟酌得中矣然更有進者每

畝漕白之額吳江震澤最多而烏程卽次之至條銀之額則烏程甲于天下蓋漕米之重以正額之外耗米屢增而條銀之重則以正額之外截銀未減也胡李二府志田賦門攷其源委甚詳意謂耗米不可更增截銀大可議減恐閱時旣久民不知其由不敢與胥吏校官亦不知其由不敢與旗丁校故特爲詳攷以示後人當時秉志筆者思深慮遠斯眞仁人之言也歟夫截銀一款原非正項錢糧有損民生無益國課故他處多已減除獨烏程分毫未減豈非向隅縱不能盡數豁除亦當減其大半俾民無重困而留其小半俾官無虧累則催科易舉民欠不致滋多此足民卽以足國之長策也沈氏謂正額用銀羨餘用錢銀隨市價錢有定數固屬不易之

論至云民不患數之多則未免語病不過就事論事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耳若後之賢士大夫志在裕民生以培邦本破除成見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者更當取府志之言而熟籌之也

南林鄉前輩私祀錄序

前人

道光丁亥之冬亡友盛君眉庵歿期月矣金丈山甫撫事感懷謀于瀛等欲公祭之孫君愈愚曰匪直盛君可念也猶有前輩在且同人未集不如俟之來春越明年正月之吉集於妙境庵祭者北硯施先生書城邢先生及眉庵爲三人又明年己丑之春邀張丈秋水爲主祭惟時紀君師泉謀所以廣之且議每歲一舉於是公舉九人曰九煙黃先生若雨董先生草亭周先生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三

白雲紀先生南江董先生散木謝先生敦山曹先生菊町董先生秋室楊先生張丈留心掌故遺文逸獻無不備悉特舉二人曰孟樸孫先生鈍叟茅先生皆潯上寓賢眾所不知者也共爲十四人然是議出自倉猝庸有未盡且師泉必斷自明以來故所舉止此瀛與紀君石齋頗不以爲然屆庚寅祭期議增朱文肅公數人張丈金丈以是舉宜闡幽達者可舍焉石齋曰非也此雖私祀實公祭也當論品學不必問窮達所祭諸公未必有過於文肅文肅之不祀鄉賢已爲缺典況里中之祭烏可舍諸議久不決於是止增四人曰友龍潘先生爾就張先生瀛所舉也曰聽如王先生石齋所舉也曰南谷董先生眾公舉也合前祭凡十有八人先是兩祭愈愚有詩紀其事至是張丈和之并

繪精廬小集圖愈愚復爲文記之因謂瀛曰文肅諸人宜增也瀛請其說曰妙境庵古薦福祠亦曰厚德庵文肅之家庵也庵後舊有文肅祠今雖廢而我等祭于其庵是於文肅爲地主烏有祭其地而忘其主乎此不待議而當增者也夫文肅最達者也達者可增則諸公亦以次可增矣子其考諸傳志將諸公行事彙爲一錄以備同人採擇焉可也瀛不獲辭於是發所藏書採摭各門其著者徵諸史傳次則郡邑志鎮志其隱僻者更徵之各人詩文集忠義則有張柳莊朱公申有子諸先生名宦則有紀明齋董青芝朱平涵諸先生隱逸則有史約之趙心山諸先生文學則有余月山董遐周趙長文陳雁宕諸先生寓賢則有龐夷簡袁胥臺李臨川王元趾張西廬諸先生於元得二人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四

明得十四人國朝補一人凡十七人合前十八公統爲三十五人各本原文不敢妄加潤色惟合纂接續處及無傳者不揣固陋略爲補綴極知棄取尙有未當然不過鈔錄一通備諸先生之增損豈敢以徵文考獻自任哉錄旣畢爲之識其緣起如此其同人所有詩文亦附錄於後道光十年歲在上章攝提格橘壯月後學沈登瀛敬述

南潯著述總錄序

前 人

湖州府志著述本鄭萑畦先生湖錄分經史子集四部以類相從叙次秩然縣志鎮志則以時代相次蓋一郡之大人物旣多著述亦不少若一邑一鄉則不能備焉今亦仍其舊第其人著述多者原以四部爲次略者詳之闕者補之其寓賢之書舊志

不載或載而混于土著之中瀛仿蘇州府志例補錄于後又譜錄一種雖有粉飾然世家望族一方瞻仰不可盡沒但撰者不
一人續者不一時有難以時代分者因與流寓閨秀方外並爲
一卷極知寡陋遺失良多所冀博洽君子勗其不逮云道光十
有八年孟秋

南潯鎮志序

范來庚

南潯爲烏程縣之一鎮自秦始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以烏程隸會稽郡後雖代有沿革而潯邑之屬烏程未之有改
其地無崇山列嶂而天目諸山眾流奔赴如百川之歸海者胥
經於是帶縈環繞然後東注鴛湖北流笠澤而苕水所挾之支
流皆安紆而有所滙矣形家言水之所聚卽爲地氣之所鍾宜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五

其闐闐雲屯煙火數萬家非他邑所可彷彿人文蔚起代有作
者顧自宋元以前潯邑之專志無聞唯明潘氏爾夔草創鎮志
繼有夏氏光遠陳氏可升張氏鴻寯方氏熊方氏燾董氏肇鏜
校錄共約十餘類皆未付梓求其原藁已渺不可得原諸公之
意大約精益求精不敢自是勵校正而未刻然自明迄今二百
餘年之事蹟遂因以無傳則豈非矜慎之過歟來庚不揣固陋
自弱冠以來卽有志於此書以爲吾生旣不能遊覽四方求天
下之名山大澤以自壯而桑梓之鄉先人釣遊之地其風土人
物茫焉莫辨不幾于飲水而昧其源數典而忘其祖乎用是旁
搜載籍博訪通人雪鈔露纂蓋亦有年積成卷帙其體例略仿
永清縣志分爲十門曰方輿曰建置曰食貨曰官師曰典禮俱

官斯土者所藉以興利而除弊也曰人物曰選舉又居斯土者所可以觀感而興起也曰祥異曰藝文曰雜著則又好古者之所資以考鏡也竊有鑒于前人志書之散佚不欲使其事之可法可傳與其共見共聞者自茲而淹沒故付之棗梨雖其間或有舛誤要可俟後之改正或有遺漏亦可俟後之增續縱我不能爲之重定而葦路藍縷之創後人猶可據依而潤色之也書旣成爲述其緣起如此且有望于大雅之匡其不逮云爾道光二十年庚子春日里人范來庚耿臣氏識于潯溪後樂居之南窗

華笑頤雜筆序

孫燮

華笑頤雜筆者白舫范先生記其讀書之所得也兼及生平閱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六

歷而故鄉文獻在其中藏之篋笥未嘗示人甲辰夏先生以客久將挈家歸南潯已買宅忽中變不果心鬱鬱不樂令子小舫欲慰其故鄉之思舉以付刻刻成先生寓書於子請序之夫纂輯舊聞子部雜家之屬所以辨羣言之異而集眾說之成亦談藝者所不可少先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與四方英俊交友其聞見之廣迥絕等倫而中年入蜀當教匪亂後晚歲寓居揚州會英夷直入長江兩遭大變皆驚心而動魄誠不可無所述以詔後人卷中所載凡前哲嘉言近時災異巴渝物產荆楚人文以及讀書識字之指南一物一名之辨證莫不咸在堪輿術數亦略述一二而其用意之最善者有三焉稱殉難之奇烈以教忠義也網遺聞之放失以備掌故也表著作之苦心以傳朋友

也予嘗怪大兵之下江南松江嘉興皆勞攻戰而吾湖取之獨
易及讀先生此書乃知乙丙之際奮螳臂以當車軸苕溪一帶
未嘗無人吳興一郡始於吳此書開卷卽備列自吳至元明地
志數十家使後生考古得窮原而竟委而前輩温晒園鄭子餘
陳無軒著作可備吾湖之掌故率多散佚先生老友施楊老先
生身歿無子亦有遺文零落之歎非先生此書其殘篇賸簡世
將無由知之至我友沈柳橋留心鄉邦故事而著書未成先生
特取其二篇載之姓名遂得附前哲以傳宏獎之風足使銜感
泉下蓋先生此書作於遠遊之日所謂三善原非僅在一鄉而
吾鄉之受益尤大先生思歸故鄉而終不能得天也因先生之
不得歸故鄉而遂有此書之刻使故鄉之文獻得傳亦天也自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七

古魁儒碩彥非獨詩文雄一時而偶然劄記亦足傳世而行遠
如汪鈍翁以文名而有說鈴王阮亭以詩名而著居易錄香祖
筆記等書當世咸奉爲拱壁先生此書將無同予病廢十年不
能出門一步幸得先生之書而讀之時時想像楚蜀間山川雄
壯以當臥遊而油生水中火出井底宇宙怪怪奇奇之事先生
得之目而因筆於書吾輩讀其書而大快於意蓋不啻發醢雞
之甕而引井蛙以觀東海爰不辭而爲之序云

汲古閣寫本滄水集說

施國祁

上章涖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畫之峻整烏絲
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藏本不敢假僅取
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姪復出以見示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知爲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去繹其諱令定爲國
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爲
汲古寫樣無疑閒閱諸古體本諸離騷參以莊列苟揚極以坡
谷而雜入於佛老歸潛云公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
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道錄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
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
不概於心者惟遊華山詩爲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爲
欽叔百官詔之藍本想見當日遊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爲科
律如此再考古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尙有悠然臺
味真庵二目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引省齋

銘遺山

弔楊善淵詩

續夷堅志

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八

於堂而子思子傳中庸獨不得配云云按禮志大定中始遷孟
對顏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曾子二字之誤又據次
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補
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可證
挂漏不免耳曾記往歲存德堂中主人揮金購書估值逾倍琅
函祕冊無是 而前武林金閫諸賈與織里貿書家爭先
求售溪上檣舟恆滿每當風日晴美花樹盈庭酒炙茶煙嘉賓
列坐相與辨舊刻校足本商略古今以上下其論說窮日夕不
休所蓄益富聲譽且益高耆德如錢竹汀先生欣然扶杖一再
過之并許作山館藏書記載一時盛事回視前朝顧玉山項墨
林諸大家殊有德色轉瞬未幾而主人逝矣館書座客散如浮

雲今所遺架上者千之一耳春窗點勘燈爍眇昏老淚泫泫不堪回首惟小疎爾時荷衣出拜或未悉知上事余以老友殘年感深思舊附述數語庶知尊甫先生襟期浩落學識淹通度越尋常如此而今豈可得哉書歸其善保諸

南潯育嬰堂徵信錄序

汪曰楨

康誥曰如保赤子而戴記釋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蓋凡事不外一誠卽保赤之道亦唯曰誠而已矣誠則無僞盡其心必能殫其力也誠則不息奮於始必不怠於終也南潯鎮留嬰堂康熙中始創于極樂菴未幾卽廢雍正中復建于船場浜未幾又廢余讀董帷儒徵君碑記及月峯紀氏補救說當時未嘗不盡心殫力然卒不免始奮終怠者何也豈不以後之人不

南潯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三十九

善繼續日久陵夷而馴致盡棄其前功哉吾鄉自遭粵匪之擾閭閻煨燼田萊多荒收復以來同鎮諸君經營數年百廢漸舉而凋瘵瘡痍未能盡復貧家育子者多艱于乳哺於是諸君有復設育嬰堂之議卽箋一圩義塾故址擴而新之有業者捨資能事者助力數月之間規模大備其處事也密而不苛其用財也豐而不濫吾因以知諸君之能盡其心能殫其力而始奮必無終怠也惜爲微祿所縈羈棲數百里外不獲與諸君分任其勞然喜諸君之誠於好善有不能已于言者故序諸徵信錄之首若夫實事以求是而無流于僞毅力以持久而不至於息是則尤所深望于後人之力矢其誠而善爲繼續也已同治九年正月譔于會稽學舍

南溇志卷四十七終

南溇志

卷四十七

集文二

四十